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二三

153
109

12
130
16

十六



1122
1330
16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為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閒三上疏乞置春

所錢文
有物那

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爲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真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

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朱震爲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慎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邾伯來奔爲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

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
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
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哀輯成編各還
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
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竝闕則取黃震日鈔所
引及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
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竝節取附錄而卷裏書
名則竝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
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閒有從公穀者

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
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
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
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
二傳專以日月爲例固有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
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
月爲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

受但予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
二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經則支離軼
轆而不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委曲遷就變例
生焉此非日月爲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爲例之過
也亦猶易中互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必卦卦以
互體求象則穿鑿遂甚耳啖助趙匡一掃諸例而
空之豈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棄象言易乎子方
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
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論甚允

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
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
遽廢焉

春秋例要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子方春秋經解十二
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
例合并矣朱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十卷竝存
而今通志堂刊行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爲一卷以
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闕焉蓋誤以本例目錄爲

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恐彝尊所見即為此本其曰竝存亦誤注也今考永樂大典所載雖分析為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哀輯其文尙可相屬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灼知為刊刻之誤謹編綴前後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子方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遠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竝載其嘗官

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紊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及此書則稱為直祕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踳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

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振孫稱爲考究詳洽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剽襲人書者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頲之裔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卽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肖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

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竝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爲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爲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

春秋傳二十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

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爲精核開禧中其孫筠刊於南劍州真德秀跋之稱其闕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讞考二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尙可得其大概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窗

紀談載夢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正事實曰考掇擊三傳曰讞編列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見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彌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說已非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卽以春秋而論傳爲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鐸氏張氏皆有春秋微公羊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衆春秋刪隋志有何休春秋議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

有春秋例夢得博洽安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說附會之辭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甯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讞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檢校尙可得十之八九今排比綴緝

復勒成編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
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為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間
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
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
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
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
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輯為統論三卷隱公
以下以次編為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
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為不妄而

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為不誣而
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
列讞蓋傳其大綱而考讞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
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讞二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
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
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
時左氏猶在斷以為戰國時人

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蓋未

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

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瀾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

法治春秋名書以讞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以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

讞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為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為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

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為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為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為牴牾疑宋未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譌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

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
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木中嘗撰江西宗
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
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
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

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
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
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

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
傳久已屬彙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
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彙不留
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
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
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
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
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
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

治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
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
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當時所謂經
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
為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
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則
風尚可知矣爰逮

本朝敦崇經術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

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
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
漏之處則

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閌撰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
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
書以程子春秋傳為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
則雜采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

稱秦檜疑閔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
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
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弗渝蓋閔家居
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史文言之未
詳也閔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
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
兄閔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
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
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

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旨其解及向戌盟
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
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
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
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譌亦皆足
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
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
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
之鄆在東郡廩丘縣東閔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

據少疎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
排比薈粹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采各書所
引闕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為全帙陳振孫書錄解
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為四十卷又
宋史本傳稱閱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
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竝從之至所
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閒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
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

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
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

舉則為傅說舉於版築
之義故今定為傅字

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

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諡文節事
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為
此書將脫橐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傳寫
其已削者或畱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
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汭春秋集傳自
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
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

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

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蠶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

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衰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哀錄焉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

卽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

所指摘皆刻露不畱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尙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哀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從采錄其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與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闢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蘊竝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

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為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為出自襄公稍為譌舛耳蓋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為有據多矣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

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子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

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閒徵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

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

浙江吳玉
璣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爲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爲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

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持論頗為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為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為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竝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為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哀萃以附於經尚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為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哀輯眾說以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則尚見於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

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
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
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
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
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
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
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
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
覲之本矣然甘泉為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

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尚在彭年
與文徵明為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
家人鬻其遺橐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
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為先儒所未論
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偽為此跋而未
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棱人居於宣
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

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政之卿皆各爲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

焉書則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自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鈔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

其所作尙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
事十卷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
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已也則舉三傳
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
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蹟而廢之譬諸
治獄務燬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
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全興之日獨
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以杜虛辨之
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
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
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
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
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
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
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
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

內脩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
竝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
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
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
溪長子桷鈇本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
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聽天
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
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
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

注曰已佚今外閒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
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十
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
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
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
多從左氏故其閒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
了翁序知爲合陽人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首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
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
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
卷嘗見宋季舊刻卽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
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
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
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采
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
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

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
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
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傳寫佚之
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
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
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尙存謹
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七
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
軍守臣以禮延訪齋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
知寶章閣會洽卒諡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
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
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
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做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
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
說洽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

合足破支離輻輳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
改從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
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
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
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
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
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
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
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

其論亦頗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閒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爲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開伯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

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因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

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復讎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頽其來漸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肆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

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為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為教所書之事為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譌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

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
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
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
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
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
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
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
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之誤疑
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

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
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
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
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
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
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
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
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
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

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為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為國患為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準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

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鬯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偽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為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為曹立君正為異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間為季氏示威於眾以魯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為季友故縱

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爲紕
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沒也今兩漢
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
尙多載其文謹裒輯編次釐正譌舛仍分爲三十
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夔
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概多
從左氏而閒亦參取於公穀今竝加案語附識其
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
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

又絕無徵引無從葺補今亦姑闕之焉

春秋經筌十六卷

湖北巡撫
探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
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
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
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
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
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
其閒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

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
無以核其人卽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
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
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
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於鄆不言段爲
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
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
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
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

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談
載鹿谿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
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
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於陳瓘黃
庭堅其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
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
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
張尙瑗三傳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
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噓頗爲切中其

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鄉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即申明集傳之意也大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蹟

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棄傳談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

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為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未有龔璘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

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託於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間即瀛州也又鉉翁則堂集中有為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為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璘跋十年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璘跋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鉉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

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為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閒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

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為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

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竝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為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為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

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
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為虛
僞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
平近忽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番禺陳起榮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
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
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
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
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

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闕肆縱橫純爲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覓圍勝於安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內府藏本

元俞臯撰臯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澄序中胡傳日尊此其漸也然臯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臯自序稱所定

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為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為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為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

注而閒以己意論斷之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闡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為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為未協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為然

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為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覩此本為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為國子司

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為春秋概未之及故敍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為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

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

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竝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踈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匆通務合書法閒或求之太

過要之不苟為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甯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為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

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眾說之中體例頗為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綸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綸為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鄫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而不當歸鄫斯已刻矣乃復誣以

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麋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

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為改正不改月之證其嘔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即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軼轉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

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
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
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
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
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
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
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

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劫於啖

助趙匡

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

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

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
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
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
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
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
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

可信世甯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復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

文遂復爲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爲端學定彙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讞義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

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閒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

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儻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經

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亦

御題嚴闢允足以戒刻深鍛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謹守舊文尙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

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
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
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
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
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
陳張竝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
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
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竝能

撮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
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
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
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
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圍責定公
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
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
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

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卽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

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旣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

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卽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王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彙乃謂玉旣不受元爵自當

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汭自序及其門人倪尙誼後序尙誼稱是書初彙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彙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

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已
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尙諠據屬辭義例
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
亦尙諠更定而原本有譌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
此書實成於尙諠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沆猶沆書
也沆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
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皆不攻
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沆撰沆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
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畱二載得口授六十
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
自也沆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
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
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
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
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
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沆本其意類爲十一

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
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
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
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
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卽所謂爲文十餘通
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
惟賴仿此書尙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
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元趙汭撰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旣定集
傳初藁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
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
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
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
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
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
補正汭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
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

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仿所纂述却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

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微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

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

語見爾康春秋辨義

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

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為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汭所採錄略存梗概

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汭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爲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爲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爲彼此相與之

詞雖尙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汭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竝行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經禮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

金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八
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
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
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
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爲科舉而設吳澄序
兪臯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
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
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
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
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

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
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剽克寬
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以甯撰以甯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
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
使冊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
稱以甯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
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

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
三正疊更時月竝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
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竝用皆
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
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
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
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眾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
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更堅持門戶以梅
賾僞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

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閒有至於
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卽
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
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
甯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
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
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
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
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甯尙未

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甯尙未及明其偽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尙爲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

浙江吳玉暉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甯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甯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

者危素及以甯名九重素長於史以甯長於經素宋元史彙俱失傳而以甯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甯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爲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

正義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
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卽以甯也史稱以甯長於
春秋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
已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甯之言爲最
多尙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
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
於傳而略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
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
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爲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

內府
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
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兼用三傳禮
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
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
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遵當代之法
耳廣等之作是編卽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彝
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
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

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脩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爲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尙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

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旣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岐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內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慎齋蘭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禎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為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為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

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禎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

則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

儒之言而以己意為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何為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

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閒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

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采諸家之論亦閒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爲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觴傳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卽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爲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賤不中道或爲奇言怪說驚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爲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爲秦禮庶長爲秦官已爲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

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
佐證未免務為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
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
焉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
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
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
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

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
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又曰春秋褒
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又忽用此說
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
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
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已說糾正於後如
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為遠而難
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緌來
逆女以為為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

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以爲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

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以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尠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壩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注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

者尤甚如以邾遷于夷儀爲邾自遷非桓公遷之
以城楚丘爲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
人執虞公爲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
以歸以甯母之會辭子華爲不實以洮盟謀王室
爲誣說以用郟子爲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
懷公爲卓子之諡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
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爲孫氏黨非甯
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
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爲鳥名謂如螟蟻之

類書以紀異以梁亾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
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亾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
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
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
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
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
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
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三

三五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
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
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
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
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
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
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尙存周禮
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
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

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謹龜陰田非聖人自
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
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
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
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
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
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
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爲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爲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亢然大旨猶爲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爲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爲科舉之計者庸濫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

仍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爲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爲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春秋億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爲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

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旣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鬯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可謂要

言不煩者矣

春秋專義全考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姜寶樞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爲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胥爲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閒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爲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

卽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
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
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
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
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闡筆
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
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
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
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
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
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
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
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
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爲王德管仲不
得爲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

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爲君季姬之遇鄆子非愛
女使自擇壻鼯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晝襄
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札非罪其讓國
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爲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
歸鄆謹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
河洛爲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
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爲
之別無顯證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
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傳屬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大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
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
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
之體變編年爲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
後各彙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
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
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
憾恨不獲徧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

無漢儒不能爲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爲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左氏釋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治石爲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閒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汭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敏天

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尙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褻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

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至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至可以有事于祖證日至之爲冬至卽知周以子月爲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卽位爲未請命于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卽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卽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于庭則謂季

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
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為精
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為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為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

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竝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為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

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爲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爲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爲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闕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爲外災何以書爲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

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略記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為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援欒大為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傳會之

非而於恆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字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獻而學不能似其博又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
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

湖南巡撫
探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爲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爲大一

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廟之說而闢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勦說至於桓公公卽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公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

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于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

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珣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

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為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咿噉蓋即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為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汭明邵寶傅遜陸粲

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為事實非其匹第古注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

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竝存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番禺張錫麟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五